

認清資產階級的本質

東北人

軍事學院

第一圖書館



2 029 4246 9

認清資產階級的本質

東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瀋陽

認清資產階級的本質

有人問：這次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歸根究底爲什麼就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不法行爲呢？

我們說，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這些污毒，都是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東西。一點也不是工人階級의思想和行爲。因爲工人階級是依靠自己的勞動爲生的，工人階級是最純潔的，是勤勞樸素，大公無私，忠誠堅定，有着光榮的革命歷史傳統的。我們中國工人階級一直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爲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這一次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實質上是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不法行爲的一場極其尖銳的階級鬥爭。

但是，爲什麼現在在工人階級內部，也就是在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政府以及各種組織裏頭，却發現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現象呢？

這個事情，毛主席早就發出警告。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國革命勝利快要到來的時候，毛主席曾經指出：「因爲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砲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果然是這樣。自從我們共產黨把工作重點轉入城市、轉入經濟建設以後，我們跟資產階級的關係就更多了，資產階級雖然一面承認共產黨的領導，一面却使出各種花招，在許多地區、許多部門、許多企業裏，向工人階級進攻，爭奪領導權，他們打算在經濟上，能够按照資本主義的道路無限制地自由發展。而我們有些幹部，以爲全國勝利了，沒有什麼階級鬥爭啦，或是認爲階級鬥爭緩和了，因此，對資產階級的進攻就麻痺起來，遷就讓步，對資產階級的溜鬚很得意，並且向資產階級的壞作風學習。把儉樸刻苦看做「小器」，把鋪張浪費叫做「大方」，講究請客、送禮、私人拉攏，革命的思想 and 作風一天天的消失。其中有些人就被「糖衣砲彈」打中了，貪污違法，墮落腐化，最後走到脫離革命、叛變革命的道路上去了。特別是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大部分從反動政府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國營企業中來的工作人員，他們的舊思想、舊作風還沒有來得及改造，所以很容易跟資產階級跑，他們身上出的毛病也就更多。其中有些人只是被資產階級派進來作偽進政人民革命事業的堡壘。

因爲在這次鬥爭中，革命隊伍裏暴露了許多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現象，有人就懷疑，共產黨的領導還能不能說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呢？

這種懷疑是不對頭的。因爲我們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和黨所領導的工作人員，現在仍然是嚴格遵守毛主席指示的堅持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過着清苦的生活，忠心耿耿地爲人民服務。同時我們還要知道，共產黨所以是偉大、光榮、正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來不隱蔽自己的缺點，因爲共產黨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絕大部分是在舊社會長大的，經常和各階層的人接觸，時常有遭受資產階級和其他非工人階級思想侵蝕的危

險，所以共產黨是在毛主席領導下，不斷揭發和認真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而前進的。正因為共產黨是對人民的事業忠誠負責，敢於公開揭發和切實改正缺點和錯誤，所以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許多人看到這一次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鬭爭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這樣猛烈地開展起來，都稱讚說：「共產黨真是鐵面無私」，「這一下放心了，共產黨絕不會腐化」。這就是最實際的證明。

就是從已經暴露的事實來看，也充分證明，我們有些幹部產生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行爲，和資產階級是互相牽連的，往往主犯就是那些資產階級的不法分子。因為資產階級的行爲，比如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等，主要是採取「拉過去」、「派進來」兩種辦法。賄賂國家的工作人員，把國家的工作人員拉進泥坑，叫他們叛變自己的偉大的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成為資產階級的奴才；或是派他們的走狗混進我們的機關部門裏頭來，表面上是我們的幹部，實際上是他們的「探子」。這樣，就便利資產階級的不法分子們，把大量的國家財產裝到他們的腰包裏面去了。我們說，若是讓資產階級這樣自由發展下去，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就不會是新民主主義，而是資本主義了，就不會走向社會主義，而是走回頭路，回到帝國主義的附屬國或殖民地的地位。

資產階級有人說：做生意就是要掙錢，要掙錢就得使一點手腕。意思是說，不搞鬼就不能掙錢。甚至不以爲恥地說：「利徒奸商嘛，就是這麼一回事。」

說這種話是沒有看清現在是什麼社會，把新民主主義社會和舊的資本主義社會混同起來。我們說，本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資產階級是合法存在的，取得正當的利潤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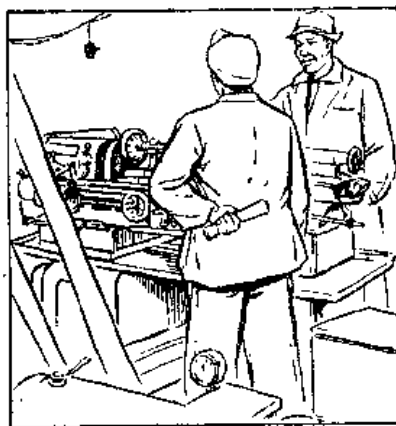
完全容許的。老老實實做一個正當的工商業者，是可以發展，能够掙錢的。因為人民政府根據共同綱領的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也就是說，爲着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爲着我們國家能快一點工業化，人民政府本着公私兼顧的政策，給工商界以一切必要的照顧。比如國家在加工訂貨中，就跟工商界做了很多買賣，給了不少利潤。國營企業除了對於國計民生關係極大的買賣，不能不由國家多做以外，還有很多買賣和營業，留下給私營工商業者去做，沒錢借給錢，沒原料分配給原料，沒銷路，貨積壓着，政府就購買過來替他們扛着。工人和店員本着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的精神，積極生產和經營。拿瀋陽來說，剛解放的時候，私營工商業被國民黨反動匪幫摧殘得只剩七千多家，一萬多職工；這三年來在人民政府扶助下，發展到三萬八千多家，職工達到八萬人以上。這樣的發展，是任何歷史時期都比不上的。我們就拿瀋陽私營東民鐵工廠這一家來看，一九四九年解放後復工的時候，職工只有五人，現在擴大到了六十人了。三年來，人民政府本着公私兼顧的精神，不但在加工訂貨中給了不少的利潤，當他們叫嚷資金困難的時候，就由銀行貸款給他們（共貸給人民幣七億多元），人民政府雖在財政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把他們一時銷路困難的五呎車床和「愛克來」鍋爐收買過來，讓他們資金不積壓。當他們生產上必需的生鐵、元鐵、電鉛等原料缺乏時，政府就通過工業器材公司先後撥給價值十多億元的原料。同時，職工們執行着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的政策，積極生產，平均產量如以一九四九年爲基數，一九五〇年爲百分之一百一十，一九五一年爲百分之一百三十。最近他們做的五呎呎車床，計劃四十五天完成，由於工人積極生產，二十三天就完成了。質



(三) 當他們叫嘆資金困難時，就由銀行貸款給他們。



(一) 瀋陽市私營東民鐵工廠在一九四九年復工時，只有五名職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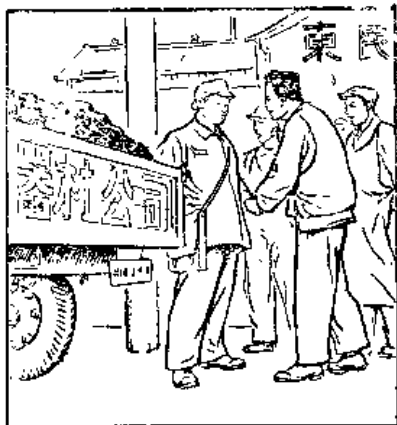
(四) 人民政府爲了照顧他們資金週轉，把他們一時難辦的貨買過來。



(二) 人民政府本着公私愛護的精神，在加工訂貨中給他們不少利潤。



(七) 這樣使該廠得以迅速發展，產量提高。



(五) 當他們缺乏原料時，政府就撥給他們大批原料。



(八) 但是，他們還不知足，大而行賄、盜竊國家材料，做危害國家的勾當。



(六) 職工們執行重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的政策積極生產。

量也同樣逐年提高，以水管為例，一九四九年廢品率爲百分之四十，一九五〇年爲百分之二十，一九五一年平均爲百分之五，一九五一年底已經消滅廢品。但是資產階級的不法分子們，就不管這些，不知足，不安分，反而忘恩負義，倒打一耙，偏偏要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幹那些損人利己、危害國家的罪惡勾當。

資產階級有人說：我們也繳納國稅，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也出了很大力量呀！

我們說，資產階級在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和繳納國稅這些方面，出了點力，是應當承認的。但是我們看看另外一方面：根據調查，去年（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全國偷稅案件就有五十七萬多件，全國逃稅漏稅要佔已經收到的稅款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這樣就使得國家減少收入，就推遲了國家的各種建設，就妨礙了國家工業化的迅速進行。特別是有一些不法的資本家，他們也裝作愛國，也喊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但卻利用抗美援朝大發「戰爭財」。這裏，我們就拿瀋陽私營文運鐵工廠經理楊文運來說。一九五〇年，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以後，運輸部隊需要汽車用的防滑鏈子。楊文運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到處鑽營，到處打聽，最後百般引誘負責防滑鏈子加工訂貨的幹部郭元綬。楊文運先後向郭元綬行賄東北幣三億八千萬元，等到把郭元綬「拉過去」之後，就可勁盜竊抗美援朝資財，謀取暴利。他前後共加工七批防滑鏈子，僅提高加工費而取得的橫財即有東北幣二十餘億元。當時，有人向他說：「你這樣幹恐怕不行吧。」他說：「管他娘的，弄上幾十億再說。」他只一味想法搞錢，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防滑鏈子的質量對朝鮮前綫的運輸、對朝鮮戰爭有多麼重大的關係。簽訂第一批防滑鏈子加

工合同時，按他的工廠設備和工人數量及加工期限來說，比如只能加工一百斤防滑鏈子，但他却接受了六千到七千斤的加工任務，這就是說，他騙取了超過他的工廠能力六十到七十倍的任務。爲了要既得暴利又如期交貨，他派人到處拉工人，木匠、泥水匠都被他拉來打防滑鏈子了，而真正打防滑鏈子的技術工人僅有十分之三。那些被他拉來的雜工根本不會看鐵的火色，不會拿鉗子，甚至不會打鐵錘，有的工人向他說：「我不行。」他說：「打吧，能打出防滑鏈子來就行。」他又用舊料換新料，更使得防滑鏈子質量不好。這些舊料，有的是建築物中被洋灰侵蝕了若干年的鐵筋，有的乾脆就是鏽得很厲害的廢鐵頭。普通好鐵料在爐裏燒一火兩頭就能接住，但這些廢料燒兩三次都接不住頭。有的勉強接住了，有的就留一點縫口。這時，楊文運就用一種名叫白基麵的藥和鐵粉、爐灰泥在一起把縫口糊住，有時乾脆就用大米飯和爐灰把縫口糊住。因爲郭元毅早已被他拉下水，加上他又利用各種辦法來引誘，蒙混驗收防滑鏈子的檢查員，所以這些質量不好的防滑鏈子都被他騙過去了。比如：他故意在天黑後送去驗收，好讓檢查員看不出防滑鏈子的缺點；如檢查員到他的工廠驗收，他就裝着笑臉向檢查員說：「同志，外面冷，屋裏暖和暖和吧！這是抗美援朝的物資，沒有錯。」於是他就把檢查員硬拉進屋子，外面就由他事先佈置好的人過秤，有時明明是一千斤，却喊一千二百斤甚至一千五百斤，有時甚至把過過秤的防滑鏈子又拉回去重過。這樣，那些用大米飯糊住縫口的防滑鏈子交上去了，又多報了好些成品。

這樣的防滑鏈子怎能耐用呢？僅廢品就是百分之三十到七十，這使志願軍損失人民幣二十億五千餘萬元之多。就是所謂成品，據有經驗的技術工人估計：如果一付質量合

(四) 接不住頭的地方，就用大米飯和爐灰把縫口糊住。



(一) 漆易市區是左運工廠經理楊文運，中東北路三號，入F萬，附贈了蘇都郭光綬，把他拉了過去。



(五) 故意在天黑時送貨，好讓檢查員看不出漏洞。



(二) 隨後便通過郭光綬訂了大批防滑鐵子的加工合同。



(六) 楊文運這種緊密行為，嚴重地影響了抗美援朝的運輸工作。



(三) 用舊材料換新材料，如：原本不會用鐵子的木匠，泥水匠都拉來訂防滑鐵子。



乎標準的防滑鏈子能走五六百里的話，那楊文運的工廠打出來的防滑鏈子不過能走三四十里地，有的甚至一個較高的山坡還沒爬完就會損壞。這個損害，是無法計算，也無法彌補的。也有這樣一個奸商叫王占恆，他僅僅通過郵電總局倉庫所偷竊的資財就有三十四億五千五百六十六萬元，但他捐獻飛機大炮才僅僅是一千八百二十二萬五千元。還有些資本家，藉「抗美援朝」和「增產捐獻」的美名，任意加班加點，加重對工人的剝削。大家想一想，人民志願軍用性命鮮血和美國鬼子拚命，祖國的人民努力生產，省吃儉用來支援前綫，但是這些資產階級不法分子，却不管英雄的志願軍怎樣流血犧牲來保護祖國安全，保證了祖國人民安居樂業，也保證了工商業生意興隆，他們却昧着天良，破壞抗美援朝。這樣，人民和國家怎能再容忍這種罪行的繼續存在呢？

資產階級有人說：我們要與國家的機關做買賣，當然就得和國家工作人員來往應酬，爲什麼這也算是犯罪呢？

我們說，資產階級那些不法分子幹的並不是普通的光明正大的來往，他們却是使的一套見不得人的圈套。他們從請吃飯、看戲、送禮、拜乾親、保媒、搭辦頭，一直到有的還搭上自己的親闺女、親姊妹和自己的老婆來誘騙公家人員。瀋陽有一家德生號化粧品工廠（現改砂紙工廠），經理滕希生竟把他的小老婆拿出來勾引我們的一個公安人員，這位公安人員在這個女人花言巧語之下，上了圈套，寫了幾次信叫這個女人打離婚，他們拿到這些信以後，滕希生就找到我們這個公安人員說：「我早知道兄弟沒有老婆，你既愛上你嫂子，就叫她跟你去吧，你生活不足，我還可以補助一點——只要你在大哥做買賣時照顧點。」吉林市奸商會兆祥，和市營長白火藏廐拉上關係以後，爲着



(二) 津陽市私營總生號化妝品工廠經理滕希生，爲了拉攏一個公安人員，竟讓自己的小老婆陪這個公安人員吃飯。



(二) 讓他的老婆陪這個公安人員看電影。



(三) 他的老婆用花言巧語哄騙這個公安人員，說她願意受氣，不願再和滕希生在一起。



(四) 這個公安人員在她的牀頭下了圈套，給她寫了幾封情信，叫她與滕希生離婚。



(五) 滕希生拿到這些信以後，竟無恥地可這個公安人員說：「你既然愛上你妻子，就叫她跟你去，只要你在大哥做買賣時照顧我。」

搞垮這個火碱廠，用各種手段拉攏這個廠的廠長郭雅倫，甚至讓自己的小老婆和郭雅倫睡覺。郭雅倫最後被拖下水，在他的唆使下，帶款潛逃了。奸商們就用這種卑鄙手段，達到了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偷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非法目的。這難道就是所謂通匪嗎？而這種賄賂國家幹部的結果，就使得我們國家遭受很大的損失。比如鞍山鋼鐵工廠，一九四九年只有三億元（東北幣）的資本，八個工人，但是因獲非法利潤，到一九五一年資本就增加到人民幣三十一個億，工人也由八個人增加到一百五十六人。這個廠為什麼發展這麼快呢？根據該廠經理初步坦白和檢舉材料，共拉攏了我們的三十二個工作人員下水（內有鞍鋼二十六人），行賄達一億二千多萬元。只是一九五〇年該商給機械總廠做道岔子，行賄五千萬，即獲非法利潤十一億三千九百多萬元。鞍山裕興昌新記製米廠在糧食加工中，他向糧食公司一個檢查員行賄六百萬，即獲糧食十八萬斤。某奸商在鞍鋼買了價值一百六十五億元的貨，因為該奸商賄賂了大批工作人員，估計能獲利一百五十四億元。奸商黃芝樞由鞍鋼買去價值二十一億元的貨，可賺二十億，也是因為他在買貨中賄賂了倉庫工作人員，因此能以次品換好品，買少運多，以前黃芝樞什麼沒有，現在竟發了大財。

但是，我們有些幹部，對資產階級本質認識不清楚，還說什麼：「資本家會做買賣，懂業務，我們必須依靠他。」

這種糊塗想法，正合了好商的胃口，他們正求之不得，他們正想鑽進我們內部呢。比如大連百貨公司有六個組長都是大商人（如鐘鐵部、照像部、食品部等）。這個公司共一千三百人，就有一千二百人是私商有計劃地派進來的，其中有慣偷、妓女、流氓、

被管制的國民黨員，奸商和一些來歷不明的。鐘錶部組長趙國政就是大連有名的鐘錶商，大連百貨公司請他來當組長，還訂立了兩個條件，一條是不參加任何會議，一條是不參加學習。他來了以後，把自己舖子的壞錶修理一番，換走公家的好錶，把人民捐獻的好錶也換走了。有一次公司到一批新錶，沒有定價，他就定得很低，並且通知他的同行儘先買去，然後拿到旅順去賣，一轉手一地錶掙了一半利。照像器材組組長陳寶珠，同樣是開照像館的私商，他不但操縱照像器材的價格，盜賣國家的照像器材給他的同行，還經常假公濟私作人情，凡是他的親戚、朋友來照像、洗像，從沒收過錢，同行朋友缺錢用，就擅自挪用公款，一動就是千萬元以上。

再拿瀋陽市信託公司來看，這個公司職工中間，原來是私商的，佔全體職工百分之七十，五個貨棧經理只有一個不是私商。這些人裏面，盜竊國家資財的佔全公司坦白的二百一十名貪污分子中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五。其中有一部分是有目的，有計劃地混到國家企業中來的。資產階級鑽進來向我們瘋狂進攻簡直到了這樣驚人的程度！

資產階級爲了達到他們取得非法利益、大發橫財的目的，是想盡花招鑽進我們機關內部來的。有一種辦法是利用「業務熟悉」「能力強」，來篡奪職權。如鑽進瀋陽市信託公司第三貨棧的蕭雨濃，原來是皮革商人，以「技術高」「有能力」取得公司經理信任後，隨便掛上個「副經理」的名義（工商局沒有批准）。還有的竊取了經理、科長、股長、營業員等地位。信託公司第二、第五兩貨棧全部幹部原來都是私商，他們就是這樣以合法身分來進行營私舞弊。

另一種奸商，披上「進步」外衣，偽裝爲人民服務，打入我們內部「潛伏」起來，

找到機會就幹盜竊國家資財的勾當。如瀋陽市土產公司畜產部蕭明吉（原是商人），爲了讓領導「信任」他，他顯得工作很「積極」，拔豬毛時，別人能拔三兩，他就能拔三兩；下鄉買豬不坐車，好「省」路費；竊得「模範」稱號後，他覺得「機會」到了，從此就和外部奸商勾結一起偷盜國家的大批豬肉。

許多奸商用以上辦法鑽進來後，就大幹起他的盜竊勾當。有的竊取國家經濟情報，有計劃地進行投機，如花紗布公司瀋陽批發站趙永安，曾將國家公司的採購計劃告訴他的哥哥——奸商趙永學，使公司買了一萬二千桶壞罐頭（沒有防腐劑），每個罐頭還比市價高四千元（東北幣）；另外還使公司買了一百四十塊壞錢。

有的奸商，混進了國家公司以後，把握了公司的「買賣大門」。如瀋陽市百貨公司李炳然（原老天合掌櫃的）、李文久這兩個傢伙，一個掌握採購，一個領導推銷，他們和天津私營義順興文具店勾結，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四月間，瀋陽市百貨公司採購的文具百分之八十都是由「義順興」那裏買來的，結果，「義順興」將積壓幾年的冷貨「賣」出去以後，用這筆錢開了兩個工廠發了財。瀋陽市百貨公司遭受的巨大損失就可想而知。瀋陽市信託公司張作仁，也是商人，到公司後，利用職權買私商的漏鐵桶，刷上油漆就當好的賣給公家。

資產階級混入國家商業內部的這些陰謀詭計，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瀋陽市信託公司有些營業員（商人出身）就公開地講：「我要爲賺一百多分，不到這裏來。」營業員張際唐被提升股長後，不愛幹，原因是因爲「沒有『活動』機會了」。鑽入瀋陽市信託公司的李振國，坦白時說：「我是投機倒把商人，我想總有機會投機的。」他會和福



(一) 鄭明吉原來是一個商人。



(四) 爲一省一路費，下鄉買豬，也不坐車。



(二) 後來打入瀋陽市土產公司，當產部「工作」。



(五) 果然取得了所謂「信任」，竊得「權鞭」稱號。



(三) 爲了繼續專「信任」他，爲數一團極「拔猪毛」時，別人拔二兩，他拔三兩。



(六) 於是，他覺得機會到了，就和外部平商勾結，偷盜國家的大批豬肉。